

威廉·吉布森為台北開元書印版的Neuromancer / 神經喚術士，所寫的新序，致廿一世紀的中文讀者。

我的岳父，加拿大人，終身奉行社會主義，1982年在準備從衛生稽查職務退休之際，帶著我岳母去中國旅遊。那時，對多數加拿大人而言，到中國觀光仍很新奇。實際上一切都得經由中國政府安排：搭乘中國國家航空，依照嚴格控管的行程走。幾週後，他們帶著禮物與趣聞返家，玩得極開心。給我的禮物當中，有一條「頤和園」牌子的香菸，因為這樣，《神經喚術士》的凱斯，抽的是中國菸。

除此之外，《神經喚術士》沒有什麼中國元素——只有一項特別可畏的軍用軟件，具有相當關鍵性——這點現在我頗為慶幸。我慶幸自己沒有試著揣測，到了21世紀，中國可能變成什麼模樣，因為我肯定會猜錯。就像我猜錯俄羅斯的未來一樣，我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留存在故事的地緣政治背景裡，像生鏽廢鐵堆森然高聳。至於中國會變得如何，則完全不可能想像得到。

「那邊一切都將改變，」我的岳父這樣告訴抽著中國菸的我。他可是個聰明人，但是我的想像力沒理會他，也一直沒理會我一個朋友的父親，那位五角大廈的技術專家官員，1968年便跟我保證，蘇聯最終將因經濟問題瓦解。我朋友的父親精準預測了蘇聯的衰退與崩垮，唯獨缺糧暴動不曾如他所估的發生。但是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蘇聯的世界，在我的人生中，它好比日與月，是個不動事實。

以人生的現實而言，中國於我較為神秘，沒那麼核心。我成長的美利堅，拒絕進口中國貨，所以我在實體物品宇宙中，所碰得到的中國東西，不折不扣地陳舊過時。1967年，我初到加拿大，美國人口中「中國紅貨」的公然販售，讓我大感驚奇。連一根帶有「中國製」字樣的木鉛筆，對我來說都不可思議（雖然程度不及多倫多商店裡的蘇維埃相機）。話說回來，那時候的中國貨，至少以我所碰到的說來，都是些簡單東西，只有維多利亞時期的科技水平：鉛筆、炒菜鍋、法蘭絨睡衣。手電筒稱得上是高階科技，難得見到，雖然中國確有生產。就這樣，中國在我的想像裡，科技上停留在維多利亞時期，但現實裡的中國正在改變，持續平穩地改變着。到八〇年代初，我剛嘗

試寫科幻故事、我妻子的父母去了中國觀光的時候，它已經朝今日的模樣開始轉變。好在我並沒有注意到，為《神經喚術士》來說是幸運的。

不過在需要配給凱斯特定的一項作戰軟件時，我選擇了中國製品。

這麼選擇，全因我認為那效果會非常之怪，有使人吃驚的價值。我沒選擇蘇維埃或日本，而將軟件設定為中國制，暗示着中國也改變了，而且改變劇烈。（如果今天再寫，我或許會設定為巴西制，但那已經不會多麼難以想像。）

這麼選擇，在我看來，有助於維繫小說中微微持續存在的意料外驚奇感，那也是我認為科幻讀者真正尋求的。我沒特別想過中國如何達到了所需的技術水平，但也無所謂。畢竟中國持有飛彈彈頭等武器。

2010年，我寫這篇序的當下，中國持有那種程度的科技是基本現實，事情就是如此，而我要的效果已經無法產生。沒有人會驚訝那軟件來自中國。或是說，如果讀者朝這方向思考，他們可能不解的，是為何我的敘事裡，那麼少提及中國。（當然他們一定對蘇聯彷彿重組、又或許對怎麼沒有行動電話更感困惑。）

中國出現得很少，日本則很多。因為，我比多數北美人早幾年發現到，我們的音響，我們的電視和二手車全都是日本生產的。《神經喚術士》寫作的時候，美國還不認得「日本的泡沫」（當然那時也沒任何人知道，日本的經濟叫做泡沫）。小說出版後，有些評論人覺得我將東京刻畫為一個雄偉世界大城不可信。亞洲的一個城市怎麼可能是未來首都，畢竟美國才是未來理所當然的大本營？這當然是我想要的反應，所以我樂在其中，不過實際上這類反應頗罕見。不少北美人已經不安地認為，未來早就搬到日本去了，也有人看得更遠，望着亞洲其他地方，尤其常常將目光放在中國。

寫《神經喚術士》時我還沒去過日本，也覺得故事中必須有個理論基礎，支撐我對日本事物之不熟悉。我的作法，是將主人翁孤立在千葉，一個全然無邪無害的郊區（這我後來才知道），而且把它重新設定成一個半官方規劃、給外籍罪犯的特定居民住區（ghetto）。所以，《神經喚術士》的未來日本根本不是日本。我這個嘗試，等同於某些美國餐廳號稱的「泛亞」。惟有盼請中文讀者原諒。在日本，小說沒有因此遭殃，翻譯版挺受歡迎。

終於，《神經喚術士》在日本出版後，我走訪該地，我的一位出版商夜晚帶我去了澀谷。「你瞧，」他指着那些彷彿完全被高熱動感廣告裹覆的高聳建築，來解釋小說的好表現，「銀翼殺手城」（Blade Runner town）。

2010年餘日不多，我寫着這篇序，銀翼殺手城早已來到中國，如我岳父所預測，一切都改變了，而我非常慶幸自己沒有嘗試書寫你們國家的未來。你們保有空間去想像《神經喚術士》世界裡、中國的定位，我也希望你們會這麼做。

好的翻譯，波赫士曾說，具有原文中不可能找到的優良特質。我真切希望這句話此時此地適用於《神經喚術士》，在21世紀，我從未想像過的中國。
歡迎。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
於 卑詩省溫哥華